

陸
鏗
著

麥帥治下的日韓

南京中央日報社印行

版出月五年六十三國民

序

馬星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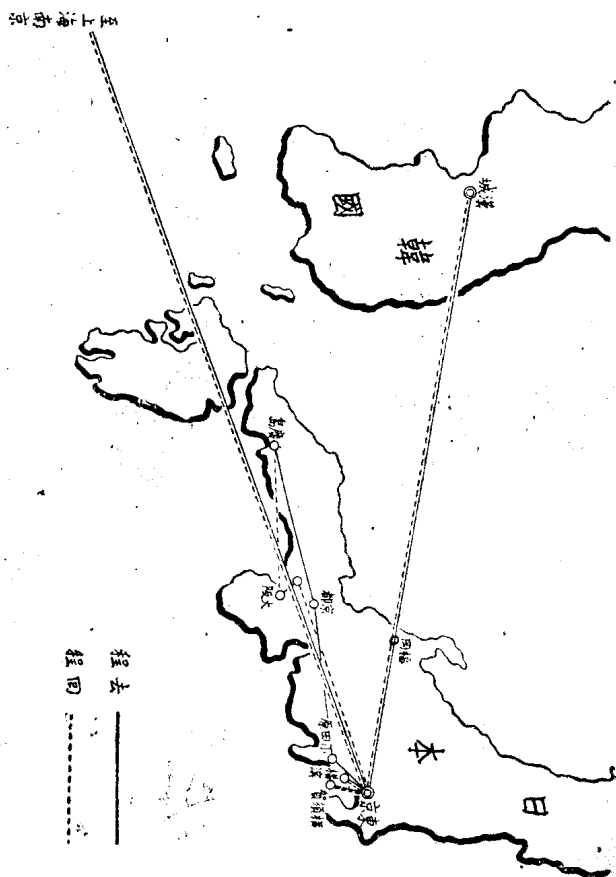
這本小書，是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陸鏗先生最近參加赴日記者團觀察日韓二國的報道，是對於戰敗後日本的第一本素描。他的犀利觀察，深入分析，與生動之文字，可以保證此書問世後，得到廣大讀者的讚許與滿意。

在抗戰期間，陸先生代表中國廣播事業和報紙，駐在艾森豪威爾將軍總部，為歐洲戰區中最活躍記者之一；去年，他應南京中央日報之約，自歐洲經美返國，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適值馬歇爾將軍在華，他對於馬帥調處工作之各種報道，凡是中央日報的讀者，都有深刻的印象。所以，當兩個月前麥克阿瑟將軍邀請中國記者赴日視察時，我們便毫不猶豫地請陸先生代表南京中央日報前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三位五星名將，陸先生因此都有機會接觸，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三個戰敗國——德國、義國與日本——之情況，陸先生也都有機會做實地的考察與分析。

報道一個簡單的火警或災害，是容易的；報道一個國家，尤其是做時代大悲劇之主角的國家，是不容易的；因為報道者，不但需要正確的觀察與生動的描寫，而最重要的是有深入淺出的解釋，使讀者讀了這個報道之後，對於所報道的國家，有一幅真切的圖畫。我相信陸先生對於戰敗後之日本及掙扎中之韓國，已能給讀者以一幅真切的圖畫！

本書出版，是陸先生長期的報道努力一點收穫。作者年事正富，這本書，不過是他記者生涯中一個紀程碑，我們深信這地平線上的新星，將與日俱麗，在中國以至世界新聞天空中，放出異樣的光彩。

中國者視察路線圖



中國記者團日韓視察程序

第一日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下午	目上海經硫磺島飛抵東京（休息）。
第二日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上午	一、麥帥總部歡迎式并聽取關於佔領日本之摘要報告。
			下午	二、麥克阿瑟元帥午宴。
				參觀日本工廠（有關爲中國製造者一、電氣（火車頭）；二、水輪。）
第三日	三月一日	星期六	上午	一、赴橫濱訪問直接負責佔領日本軍事之第八軍。並聽取軍政府佔領工作簡報。
			下午	二、參觀鐵路運輸管理處及橫濱之日本最大兵工廠。
				三、第八軍軍長艾克伯格將軍午宴。
第四日	三月二日	星期日	上午	一、參觀船塢碼頭及遊覽市區。
			下午	二、返東京。
				三、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朱世明將軍晚宴。
第五日	三月三日	星期一	上午	一、聽取盟軍總部經濟組負責人報告日本對外貿易情形。
			下午	二、參觀東京區日本工業生產展覽（銀座）。
				三、我國駐日代表團座談會。
				四、朱世明將軍招待雞尾酒會，各國在日記者參加。
				一、參觀日本學校（窪町國民小學，第一高等女學校（中學））
				二、帝大校長南原繁歡宴。
				一、參觀每日新聞社，讀賣新聞社，及共同通訊社。
				二、日本新聞協會雞尾酒會。

第六日	三月四日	星期二	下午	上午	一、訪首入東京之第一騎兵師，並檢閱。 二、第一騎兵師師長齊斯將軍午宴。 三、參觀日本議會，與日本國會各黨領袖人員會談。 四、日本吉田茂首相晚宴。
第七日	三月五日	星期三	下午	上午	一、旁聽盟國對日委員會會議。 二、赴橫須賀海軍基地參觀。 三、饋須賀海軍基地司令格烈芬將軍午宴。 四、赴小田原參觀著名之箱根風景區。 五、在著名之富士屋旅社應第八軍情報廳長瓊斯上校晚宴。 六、乘一大使列車赴京都。
第八日	三月六日	星期四	下午	上午	一、在京都參觀小學一所，京都帝大及知恩院。 二、美第一軍團伍德瑞將軍晚宴。 三、參觀京都織物會社及漆器工廠並分別應朝日新聞及每日新聞之歡宴。 四、乘原車赴廣島。
第九日	三月七日	星期五	下午	上午	一、在廣島參觀原子彈遺跡。 二、訪問廣島居民。 三、乘原車返大阪休息。
第十日	三月八日	星期六	下午	上午	一、在大阪及神戶參觀。 二、神戶基地司令赫力池准將午宴。 三、參觀神戶製鋼所及神戶海軍基地。 四、神戶區僑胞招待會。夜返東京。
第十一日	三月九日	星期日	一、返抵東京。 二、分別應東京朝日新聞社及華僑婦女會歡宴。		

第十二日	三月十日	星期一	旁聽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第十三日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	上午	由東京立川飛機場乘機飛漢城。(經九州福岡)
			下午	駐漢城劉總領事馭萬歡宴。
第十四日	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	上午	一、美軍駐韓代理司令勃朗將軍招待會并聽取軍政近況報告。 二、韓國民政長官安在鴻招待會。 三、訪問立法院，並舉行會談。 四、駐韓美軍司令部處長司徒華歡宴。
			下午	一、參觀著名之壽松國民小學及京畿高等女校。(部分團員訪晤金九氏。) 二、勃朗將軍鷄尾酒會。 三、韓國新聞協會、工商協會、及國民外交協會團體招待會。
第十五日	三月十三日	星期四	自漢城飛返東京。	
第十六日	三月十四日	星期五	自由活動及整理行裝。	
第十七日	三月十五日	星期六	自東京飛返上海。	

麥帥治下的日韓

目 錄

廣島的死亡與更生(附圖三)	一
賠償，賠償？(附圖四)	六
「佔領的奇蹟」(附圖二)	一二
回老家的人(附圖二)	一七
圖表構成的管制工作(附圖二)	二二
下一代的塑造(附圖二)	二九
翻身的跳板(附圖三)	三四
東京舞台上(附圖一)	四二
訪片山哲(附圖一)	四八
日本社會相(附圖二)	五四
成爲問題的天皇(附圖四)	六〇
戰後的掃除工作(附圖二)	六六
民主教育下的新聞事業(附圖一)	七三
赤手空拳的華僑(附圖二)	七九
和會後，又如何？(附圖一)	八六
障礙重重的韓國獨立(附圖二)	九二
難道永遠是悲劇？(附圖二)	九七
麥帥的客人(附圖三)	一〇二

廣島的死亡與更生

提起廣島，人都會想起原子彈，因為自從第一顆原子彈在廣島投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宣布與廣島同時死亡。如今，廣島漸漸更生了，戰爭是不是在同時做着更生的夢？



中國記者團巡視廣島廢墟（正面左為中央社）
（總編輯陳博生，右為益世報發行人牛若望）

AWT53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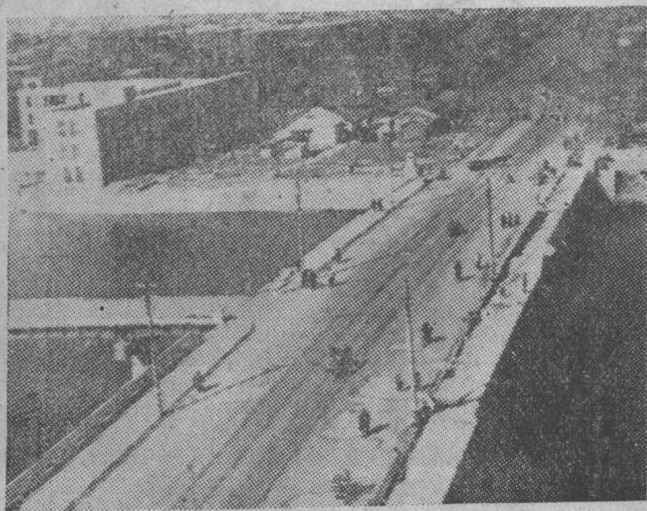
中國赴日記者團，三月七日的上午九時，從京都乘盟軍總部特備的「大使號」專車，到達了與戰爭同歸於盡的廣島。

火車站上擠滿了人，萬頭攢動中，我又看到了無數富有侵略意味的尖聳的日本軍帽，在個人的意識裏一看到了這種帽子，就會連想起那些南京大屠殺案的主角們來。因為除了時間和空間更易了，在人的本身，也許根本沒有更易。

我隨便問一兩個對我們肅立凝視的人：「你們過去有沒有到過中國？」一個趕緊聲明他只到過菲律賓，另一個却坦白地承認，在北方生活了三年。當他們答覆我「廣島現在怎麼樣了？」的詢問時，給我一個很驕傲的印象，就是：「廣島已經更生了。」

從火車站到原子彈轟炸中心，大約有十五分鐘的路程，這在十五分鐘內，沿途所見，十九都是新蓋起的木屋，這種與美國活動屋子異趣同功的玩意兒，使廣島顯得一股新氣。

當然也有些安然無恙的舊房子，比如三菱銀行廣



橋字T島廣之標目中擲彈子原

島支店，不但沒有被原子彈炸燬，反而經過原子彈的「洗禮」後，變得比以前乾淨了。據一個同行爲我們說明的美軍少尉告訴我：一原子彈具有去灰除垢之力。

相生橋一名「T」字橋，是美軍投擲第一顆原子彈的中心目標，因爲「T」字是一橫一豎，在天空中剛剛好被用着精準，而且事後也確實證明這是轟炸中心，原因在這一橋的周圍，破壞得特別厲害。

站在相生橋頭，放眼望去，一望無際，據隨行解釋的廣島美軍政府人員說：轟炸中心的圓周二千米，花木全死。不過值得奇怪的是：相生橋除了橋身被一些碎片打穿了一些洞外，並沒有斷裂或坍塌。另外與相生橋距離約五百米平行對峙的元安橋上，却發現了一個特點，就是橋上兩旁的石燈，都由裏向外堆，這種不同方向的突出，產生在一個石橋上，至少說明壓力爲直下的，因爲，照科學家的計算，這第一顆原子彈是在距地面一百

五十公尺到一千五百公尺的空中爆炸。

相生橋邊的廢墟上，記者團的同仁們足足徘徊巡視達半個鐘頭，聳立雲霄的工商博物館，鋼頂片瓦無存。相反的，所有石墓却安然無恙而且在墓上的灰，

都一股掃淨了。在這裏，每一個磚頭，每一片瓦塊，都富有奇妙感，原因這裏的磚瓦都經過一次熱化，互相黏合的結果，顯得別緻嶙峋。爲了紀念這難得的巡視，差不多每個人都檢藏一些怪石，廢鐵，或者是枯焦的樹枝，燒扁的酒瓶。臨離開東京的時候，一位朋友過重的行李，據說恰恰是他在廣島所拾亂石一塊的重量，廿磅付了十三元多美金。另外一個朋友開玩笑說：假使廣島的每塊石頭，都值得這麼多錢，原子彈一炸，倒反可以把廣島炸富了。

據說在原子彈炸後的第三天，廣島會出現了一片青翠之色，已死的草木非但復活，而且比過去更加茂盛，連向來枯萎在墳堆上的野草，也變成了綠茵，整個的廣島市內，更開遍了雞冠花、繡球花、鱗鳳蘭、

Wilhelm Kleinsohn
文輝木
佐藤
廣島



(右) 琪奈恩里克及(左) 錫內竹者生餘下彈子原

鵝掌草、向日葵。就如廣島末日記的作者約翰海爾賽所敘述的：「實際上好像大量的種子，隨同原子彈一起投下來似的。」但不久，這向榮的草木又死了，到現在一切都恢復到未炸前的「正常」。

這是一種什麼作用？據廣島赤十字醫院院長竹內銀以一個原子彈下的餘生者的地位表示：「恐怕是一種輻射作用。」因為就他個人來說，原來是有心臟衰弱症及胃病的，經過原子彈一來，心臟反而變得正常起來，胃口也跟着大開了。

至於輻射性的發現，乃是由於轟炸後，近萬人擁進醫院來求治，當護士小姐打開儲藏在地窖內四分之一英寸厚鐵箱中的X光底片用來拍照時，發現一箱底片都發黑變灰了，雖然灰黑程度不一，但原子彈的輻射性則據而確定。

另外一位生還者，居住廣島十四年的天主教德國籍神父克里恩奈琪（KLENSORGE）當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上午八時十五分，原子彈投擲的時候，他還穿着睡衣在讀一本教會的雜誌，忽然眼前一轟劇烈的

隔兩週，忽感覺已受內傷，到東京醫治的結果，檢查出白血球大大地減少了。

這種輻射性能究竟是怎樣一回事，目前尚沒有人能確切解釋，因為在原子彈炸後的餘生者中，像廣島末日記的主角佐佐木輝文醫師，他跟竹內銀同在一起工作，結果毫無感覺。不過，據竹內銀判斷「廣島至少有三萬人受到輻射影響」。記者團同仁曾分別詢問過以上所述的三個人，院長、神父、醫師，當時他們身受的情形究竟如何？共同遭遇的特點據說是：（一）原子彈投下時，但見一片銀光，遮滿天地；（二）身在房內都被震出房外；（三）聽不見任何響聲。

至於廣島人當時的反響，一般都很安靜，沒有呼喊，沒有咒罵，當然幾千人事後在醫院中的集體呻吟是難免的。克里恩奈琪神父聽見一個女人說：「他們有這麼兇的武器，戰爭實在不能再打下去了。」至此，克里恩奈琪加強一句：「那時，縈繞在廣島人腦海中的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廣島是死亡了，戰爭是否同時死亡？」

銀光，他就昏過去了，原本躺在二層佈道樓上一個小房間的帆布床上，那知當他甦醒時，發現已被震出房外的花園中。究竟如何震出的，他一點也不知道。事一個廿四萬五千人口的城市，在一顆原子彈下送命的，據最後調查的結果是八萬三千多人。至於帶傷的，還不止十萬的數。傷亡的結果，有很多與戰爭有關的傳說跟着發生，因為有些只離爆炸中心十碼的人，反而沒有死，但遠在數千碼外，却也有送命的人。因此，真正愛好和平者就說了，某人致死的最大原因，乃由於他在戰場上打死了過多的人。

在赤十字醫院中，我們訪問了四個不同的受傷者，在他們燒焦後又重新生肌的臉皮上，沒有一點表情，一個十歲的孩子，左腿整個燒得縮短了，護士把他用一根木棍捆着抱出來，我問他：「你現在感覺怎麼樣？」他期望着不做聲。

經過一年半的時間，廣島人好像把原子彈的恐懼忘記了，有一個廣島正街重整舊業的老太婆笑迷迷地說：「原子彈，原子彈，好像做了一場夢！」

難道真是一場夢嗎？我們看到廣島已漸被重建起來，不禁連想到了：「是否戰爭也會被重建？」

？ 償 賠 ， 償 賠

一個日本工程師說：「辦工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將來賠償之後，希望貴國好好的利用！」「農業中國，工業日本」，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盛時的惡毒宣傳，能不能由於這一次戰後的賠償，使這句話成為對日本人的歷史幽默？」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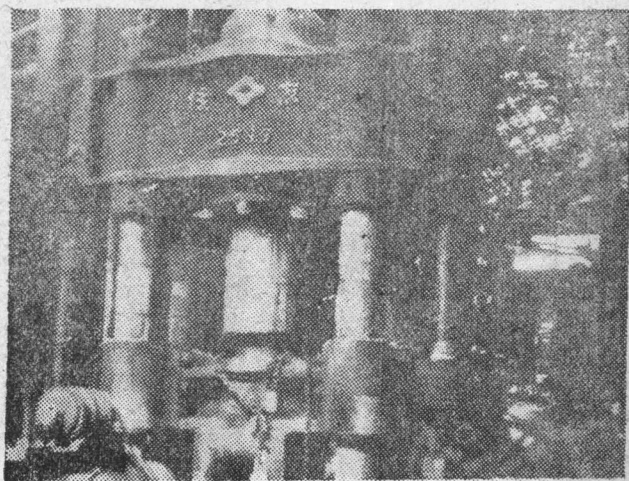
中國記者團參觀日本賠償工廠

忍受了八年的抗戰犧牲，遭逢了半世紀的侵略，除了在精神上已獲得戰勝國的報償外，物質上唯一能够彌補的，就是靠敵人的工業賠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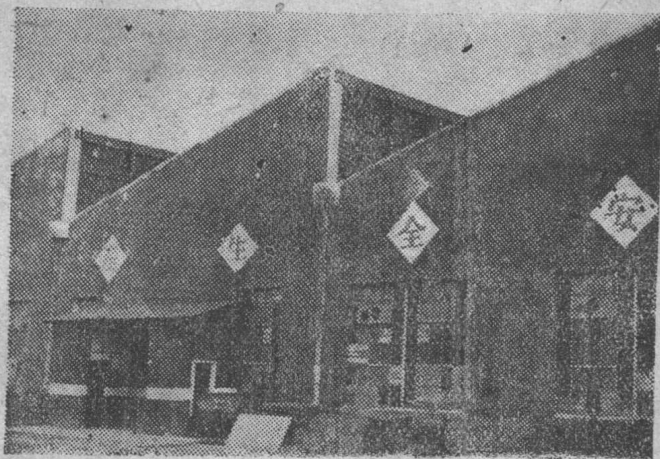
中國赴日記者團到日本後，與其說是有興趣於日本的政治，無甯說是有興趣於日本的經濟。因爲，事實上，今後日本政治，對我們影響小，而今後日本經濟，却對我們影響大。何況，爲將來打算，經濟工業化已成爲中國建國的方法和目標。

關於日本賠償，是波茨坦宣言所規定的。在這個宣言裏說明「日本應以工廠設備，作爲賠償，其保留之工業，以維持其平時經濟生活爲限。」

十一盟國遠東委員會，這管制日本的最高決策機關，根據波茨坦宣言規定的原則，曾經好幾次在華盛頓商討過對日賠償工業的種類以及工廠的設備與數量。接着美國的賠償專使鮑萊，以杜魯門總統私人代表的資格，就在日本朝鮮和我國東北，完成了他的賠償調查旅行。



標準賠償高逵數丈之水壓機



「安全生產」的號口，日本工人笑了

三種賠償報告

八

到現在為止，世界上有三種賠償報告：（一）一九四六年三月美國擬具的非正式臨時賠償計劃，專供遠東委員會十一個會員國研究。（二）鮑萊的賠償報告。（三）美國陸軍部派遣赴日的施德納克的賠償報告。在以上這三個報告裏，以鮑萊的賠償報告，最有價值也最合實際；以施德納克的報告，最短視最莫名其妙。因為鮑萊不但有數字的詳密調查，而且更有自身的實況考察。當然較已經重建的日本機械工廠施德納克的閉門造車，要好得多了。而且施德納克本人，原不過是美國陸軍部派遣赴日估計賠償機器價值的，那知他到達日本後，竟大言不慚，說什麼「日本工業水準及留存的工廠設備，應使之提高。」企圖改變鮑萊的計劃。

但，我們看一看麥克阿瑟元帥的對日政策，好像他將來所支持的賠償計劃，不是鮑萊的，而是施德納克或者他自己的。因為，就像他所說的：「日本戰後喪失了東北、台灣、朝鮮等地，已付代價至鉅。」所

以對於今後日本工業復興，必須予以支援。因此，當我們走進神戶鍊鋼廠，在「鋼城」中巡視的時候，聽到那個最重要的軍火製造所，並不用來賠償，不禁大吃一驚。當然，原來用來製造海軍重兵器的，現在已改製造生產機械了，但誰能担保它將來不會來一個「技術的復員」呢？

最低和平工業

現在，日本人，甚至於盟軍總部的少數人，開口閉口就是維持日本經濟生活與和平工業最低的需要，請問：何謂最低？到底低到什麼程度？

這時，就產生了一個所謂確定日本人民生活水準年度的問題；有人主張一九一四年，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年，接着日本政府方面認為太苛了，隨而又有一九二〇年的主張。輾轉到今天，據說可能確定的年度是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四年。這種可能數字一天天增加，日本人也就一天天得意。因為確定的年度愈後，侵略性的工業設備，也就保存愈多。



已建重經的日機械工廠

就我們中國人的觀點看來，縱使確定爲一九三〇年，還是不合理的。因爲一九三一年就是「九一八」事變發生的年代，這說明日本人至少在一九三〇年已經充分具有侵略的力量了。再拿鋼鐵的應用來說，在一九三〇年日本鋼鐵百分之二十強用來製造軍火，其他富有侵略意味的生活水準，當然也不能免，像這些百分數是否應該剔出？

賠償，表面上聽起來是一個簡單而有趣味的事。其實在賠償問題裏面，不知有多少問題。

蘇聯獨特異見

目前問題的癥結，據說是由於蘇聯的獨特異見。蘇聯認爲所有日本在國外財產的處理，不在遠東委員會範圍以內，所以主張這些日本在國外（實際也就是大部已在蘇聯國內）的財產，不應交遠東委員會討論；一九四六年的二月間，遠東委員會收到了蘇聯的一件備忘錄，弄得大傷腦筋。因爲這件事牽涉的範圍很廣，除掉蘇聯由我國東北移走的物資外，所有在千島

、南庫頁島以及韓國的日本財產，也都包括在內。

英國對於這一項提議，首先表示堅決反對，我國當然也不贊成，美國爲了打開僵局，曾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與蘇聯循外交途徑談判，希望能夠尋獲一個折中的途徑，但蘇聯終以生米已經煮成熟飯，吃下去的東西再吐出來總是很難的，因此到了十月十七日，美蘇關於對日賠償問題的談判，宣告停頓。原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召開的賠償會議，當然也就跟着流產了。

第一批賠償物

美國爲求迅速推動賠償工作，曾經向遠東委員會提出了第一批賠償計劃，並確定了兵工、航空、造船、工具機、鋼鐵、軸承、火力發電、硫酸、製碱、人造石油、人造樹膠、輕金屬等十二項，作爲臨時賠償的範圍。麥帥總部依據這個計劃提示的範圍，指定了九百二十三所工廠，用以先行拆遷。最近據說盟國方面已原則同意在第一批賠償計劃的物資中，提出百分之三十先行分配，我國佔百分之十五，其餘英國，荷